楚辭集解

楚辭集解九歌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九歌

瑗按九歌之神皆當時楚之所祭者也然亦有當祭者有不當祭者當祭而祭者分也不當祭而祭者僭也春秋戰國諸侯之通弊也屈子九歌之詞亦惟借此題目漫寫己之意興如漢魏樂章樂府之類固無暇論其僭與不僭也後世詩人作樂府者莫盛於李白說者謂其漫寫己

意多不合本題之旨今觀屈子九歌之作蓋亦有然者或道享神禮樂之盛或道神自相贈答之情或直道巳之意與然即此而歌舞之亦可以樂神而侑觴矣奚必規規題目之是拘哉故千載而下得詩之趣者惟屈子得騷之趣者惟李白而巳矣他人盖不知也然其文意與君臣諷諫之說全不相關舊註解者多以致意楚王言之支離甚矣九歌之作安知非平昔所爲者乎奚必放逐之後之所作也縱以爲放逐之後之所作又奚必諷諫君上之云乎九歌之詞固

不可以爲無意也亦不可以爲有意也昔人謂

解杜詩者句句字字爲念君憂國之心則杜詩

掃地矣瑗亦謂解楚辭者句句字字爲念君憂

國之心則楚辭亦掃地矣或曰子之言是矣然

九章之篇數皆合於九而茲九歌乃十有一篇

何也曰末一篇固前十篇之亂辭也大司命少

司命固可謂之一篇如禹湯文武謂之三王而

文武固可爲一人也東皇太一也雲中君也湘

君也湘夫人也二司命也東君也河伯也山鬼

也國殤也非九而何或曰二司既可爲一篇則

二湘獨不可爲一篇乎曰不可也二司蓋其職相同猶文武之其道相同大可以無小猶文武父可以兼子固得謂之一篇也如二湘乃敵體者也而又有男女陰陽之別豈可謂之一篇乎若如此說則河伯亦二湘之類國殤亦山鬼之類也其不然也審矣篇數雖十一而其實爲九也較然矣又何疑乎

東皇太一

東皇太一者天之尊神也漢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

又曰中宫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瑗按二說所云則太一之神爲最貴余嘗求其義而不得也列子曰太一者數之始也則所謂太一猶太極云耳兩儀四象生生不已皆起於太極十百千萬推衍無窮皆始於太一太一者其造化之權輿乎故爲天神之至尊至貴也又曰東皇太一者古人以東爲上故篇内稱上皇天地之氣始於東天地之數始於一旣曰

東皇又曰太一言之重詞之復後極徽號
以贊其天神之至尊至貴者也舊說以爲
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非也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吉良者凶惡之反皆言善也日謂甲乙丙丁之屬
統舉一日而言也辰謂子丑寅卯之屬專指一時
而言也穆敬也愉樂也上皇猶言上帝即謂東皇
太一也不曰東者變文也又以見東之即爲上也
不曰太一者省文也又以見東皇之可以該乎太
一也此言將脩祭祀之典禮則必遴選吉日良時

而肅敬以樂上皇之神不敢苟且以從事也下文皆叙敬樂上皇之事然欣欣樂康一句又言上皇之歆樂而餘皆爲脩祭之敬也

撫長劒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

撫循也珥劒鐔也玉珥謂以玉爲之也璆璆然也鏘鏘然也皆玉佩之鳴聲也琳琅皆美玉名所以爲佩者也劒所以備武事佩所以昭文德也席謂神位所坐茵褥之類曰瑤席者美詞也或曰以瑤而飾之也瑱與鎮同所以壓神位之席者也玉瑱

謂以玉爲之淵夫人篇曰白玉兮爲鎮是也盍何
也把持也芳泛言香草也瓊芳謂芳草之枝可貴
如瓊玉者亦美詞也王逸即以爲瓊玉之枝容更
詳之言神之手中果何所持乎乃瓊芳也故設爲
問答之詞耳此言敬樂上皇以劒佩坐持之美盖
劍乃懸之於腰者也佩乃垂之左右者也席乃身
之所坐者也芳乃手之所持者也備言其神被服
之美耳逸註乃以劒佩瓊芳爲巫所用之物而席
解又不明白朱子以劒佩爲主祭者之用瓊芳爲
巫之用獨以席爲神之用俱非是也

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肴骨體也蒸者奉而進之也國語燕有殽蒸是也藉薦也如易藉用白茅之藉此乃參錯文法本謂進獻殽饌之物而以蕙蘭香草而藉之也奠者進而置之也桂酒切桂以投於酒中也漿者周禮四飲之一椒漿投椒以漬於漿中也四者皆取氣味之芬芳以享神也揚舉也枹與桴同鼓槌也拊擊也鼓革屬樂之器也禮記曰會守拊鼓疏者通而不滯也如朱絃而疏越之疏緩者紆而不迫也禮

記曰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節謂有節奏而不雜以亂也如樂記所言上如抗下如墜之類是也三者形容歌聲之妙所以爲安歌也安者謂歌聲之妙出於自然而無勉強生澁之患者也舊說以緩節爲舞非是陳列也竽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亦皆樂器記曰鍾磬竽瑟以和之是也浩倡猶言洪大也謂樂器陳列而衆聲交作也獨言竽瑟者畧舉以見其餘耳或獨以竽瑟爲言恐二器不足以當浩倡之義也此言敬樂上皇以飲食聲音之美然進奠之後而披作鼓作而歌發歌

發而樂奏亦言之序也瑗按歌韻所協未詳或三句爲韻或有脫文不可考矣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靈謂上皇也偃蹇美好衆盛貌滿盈也堂上皇之祠堂也言上皇之被服鮮豔充盛於滿堂也五音謂宮商角徵羽也紛亦盛貌繁衆也會聚也言錯雜也指上聲音飲食之類而言獨曰五音者省文耳猶遠遊篇極叙妃女歌樂鳥獸等類而獨以音樂惇衍句承之舉一以見其餘也君亦謂上皇也

皇言其美大靈言其威神君言其爲民之主相備而互言也欣欣和悅貌康安也樂康謂神心之樂而且安也此總結上二章言敬樂上皇以極盛之禮樂而上皇亦欣欣然來格來享以安樂之也前曰敬愉者言人欲樂乎神之心也此曰樂康者言神心樂乎人之敬也神心之悅禮樂之盛也禮樂之盛誠敬之著也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其斯之謂歟瑗按此篇雖不過八十七字其文頗短然亦自有條理法度有起結次第首章言卜日以享神中二章言享神之事卒章言神之來享也或曰靈偃

蹇至滿堂當在琳琅之下此錯簡耳始焉飾神以被服次而請神以登位次而進饌次而奏樂終焉而神享其說亦通又按此乃祭天之禮楚國之典也非民間之俗也舊說以爲楚俗信鬼而好祀失之遠矣如後祭雲祭日祭山河國殤之類豈可謂民間之俗乎或曰祭天者天子之事也楚王安得而祭之曰舞八佾以雍徹旅泰山其僭亂之事巳紛紛於春秋之際矣其所從來也久矣又況戰國之世乎屈子此篇亦但言其享神以誠敬之道而無暇於他及也又王逸皆以爲屈子言巳將脩祭

祀以宴樂天神非是後諸篇倣此

雲中君

瑗按前漢書郊祀志上亦有雲中君盖昉於此服虔曰雲中君謂雲神也神名豐隆一曰屏翳詳見離騷蒙引求處妃章下茲不贅然

此題亦撮篇中語以爲名者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彩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

浴澡身也蘭香草名湯沸水也浴蘭湯謂以香草

煎湯而澡其身也沐濯髮而靧面也不言湯者承
上文也芳泛指香草而言一曰承上蘭草而言亦
通舊說以芳爲白芷非是按楚辭中凡單用芳字
多泛言也此句亦相錯成文本謂以芳蘭香草之
湯而沐浴也華彩言其色之豔麗也若如也英泛
言草木之花也其色之豔麗者莫如草木之花故
以之比神之衣也浴蘭沐芳言神尊體之香潔華
彩若英言神盛服之鮮明也蓋古之祠神旣有宮
堂供祀之處所則必有雕塑之神像以爲之尸故
將祭之時而奉其尸以洗飾之也朱子註招魂曰

楚俗人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祀之也由東皇言撫劒佩玉及此沐浴衣飾之事觀之則諸神皆有所設雕塑之尸如今俗之所爲者明矣舊說俱以爲巫祝沐浴而衣也甚謬靈即謂雲神也上指其所設之像而言此指其所降之神而言舊說以靈爲巫亦謬連蜷畱連繾綣之意連蜷既畱此句言神降下之久也不言始降者既日既畱則既降可知矣爛燦然貌昭昭猶明明輝光之至也未央猶言無涯也此句言雲光之明而盛也蹇發語詞一曰難詞謂神之畱連之久而難於去也亦通憺安

也宮者供神之處也曰壽宮者祝贊之美詞也漢武帝時置壽宮神君亦此類也此句言神既留之安也齊同也光明也此句言雲光之盛而久也尚書大傳卿云歌亦以日月星辰並言之蓋以類相從也此上四句相錯成章若順言之本謂靈連蜷兮既留蹇將憺兮壽宮爛昭昭兮未央與日月兮齊光也龍駕以龍引車也蓋雲本從龍龍本乘雲而此又曰雲駕乎龍者語各有所重也帝上帝也帝服言雲中君之服可擬天帝如上云華彩若英是也詩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蓋服莫盛於

天帝故擬之以極狀其盛也聊且也翱遊謂翱翔而浮游也周章猶周流也皆徘徊遊戲之意此二句又總承上數句而本其始來之意言雲中君駕龍車服帝服而聊爾降下安晋遊戲於此也此段蓋迎神之曲故極其誇美之詞欣幸之意也舊說與分章俱非是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懺懺

靈亦謂雲神也皇皇猶煌煌言雲神來下煌煌而光明之盛也此又承上章本其初來而言以見其

將去也上章言其來乃先言旣畱而後言翶遊此章言其去乃先言旣降而後言遠舉此固立言之法而亦相備互見也猋去猋貌遠舉猶言高飛也雲中猶言天際以見其猋舉之高遠也此篇祀雲而言雲中者葢又借雲以喻其高遠也如東君篇祀日而又言靈之來兮蔽日可見古人作文不拘拘避諱如後世犯者至於太露而甚者又如隱語也舊說雲中者雲神之所居者猋然遠舉復還其處也亦通此二句言其神來之盛而去之速也覽望而見之也言雲神之覽冀州猶言中州淮南子

曰正中冀州曰中土是也蓋楚在極南而冀在極北楚指中州爲冀州要其面之所極而言之也有餘謂所望之遠不止於冀州也此句言雲光輝照臨之遠也橫猶充也放也焉安也窮極也橫布四海無有窮極言雲形勢彌漫之盛也覽冀州句專而直言之也橫四海句統而橫言之也二句承遠舉雲中而言思者言人思之也夫君亦謂雲神也夫音扶夫君猶言此君如論語非夫人之慟而誰慟之夫字舊引記曰夫夫也亦通勞心猶言苦心謂相思之苦也忡忡心動貌勞心忡忡以見思之

之極也此段蓋送神之曲故極其高遠之詞思慕之意也此篇上章首二句蓋即其所設之像而贊其體服之盛靈連蜷以下六句蓋迎其來靈皇皇以下六句蓋送其去相對看以神而言也舊說此篇言神旣降而久留與人親接故旣去而思之不忘也足以見臣子慕君之深意夫屈子忠君愛國之心固無往不在然如此諸篇亦但如漢之樂歌及後世之樂府類耳何必屑屑以慕君解之乎或曰然則豈漫然之作而絕無所寓乎曰非也屈原之作固爲後世樂府之類蓋亦寫巳之意而有所

寄興焉者也如爛昭昭兮未央與日月兮齊光覽冀州兮有餘横四海兮焉窮數語亦不爲無意悲回風篇曰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此篇解作比已志節之高遠亦可也奚必慕若云乎哉然篇中用字亦頗竊雲字之意而用之若荀卿子雲賦之作其昉於此乎讀者可并觀之

湘君

此篇蓋託爲湘君以思湘夫人之詞後篇又託爲湘夫人以思湘君之詞此篇曰吾曰余者湘君自謂也曰君曰夫君曰女曰下女者

皆謂湘夫人也後篇曰子曰余者湘夫人自
謂也曰帝子曰公子曰佳人曰遠者皆謂湘
君也湘君則捐玦遺佩而采杜若以遺夫人
夫人則捐袂遺褋而搴杜若以遺湘君蓋男
女各出其所有以通殷勤而交相致其愛慕
之意耳二篇爲彼此贈答之詞無疑然湘君
者蓋泛謂湘江之神湘夫人者卽湘君之夫
人俱無所指其人也或以爲堯之二女死於
湘有神奇相配焉湘君謂奇相也湘夫人謂
二女也或以爲湘君謂堯之長女娥皇爲舜

正妃故稱君湘夫人謂堯之次女女英爲舜次妃自宜降稱夫人或以爲天帝之二女俱非是也瓊按韓愈黃陵廟碑文於娥皇女英事亦終疑之而不信禮記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據此則二妃從舜死於江湘之說可不必信矣諸家不稽之言又何足取哉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君者湘君指湘夫人也不行猶不來也不行自離彼處而言不來自至此處而言耳夷猶不行貌蹇兄雲中君誰者不知其何人之詞也留謂淹留於彼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曰洲二句反覆而言其意一也蓋謂湘夫人夷猶不行而來此果爲誰人而淹留於彼處乎留者湘夫人自留也非謂他人而挽留湘夫人也美美好也要精練之意耿微細之意要耿猶言精微也宜脩謂脩飾得宜也皆贊湘夫人容飾之麗此所以因其不來而起巳慨慕之情也沛水流迅疾貌吾湘君自吾也桂舟

以桂爲舟也令亦使也沅湘二水名無波無風波之險也江卽指上沅湘也安流無波則流安也二句亦反覆而言其意一也湘君言已乘舟沛然而行當使沅湘之江水無波而安流往迎湘夫人也蓋因其不行而往迎之也夫君亦謂湘夫人也參差洞簫也誰思者故爲問詰之詞以見其思湘夫人而非他人之思也二句乃倒文本謂吾之吹簫果誰思乎蓋因望湘夫人而不來故吹簫以思之也瑗按首三句言湘夫人淹留不行而因致其贊美之詞以見已慨慕之意之所在也次三句言已

乗舟以往迎末二句言已吹簫而相思夫因其不行而往迎迎而望望而思非湘夫人要眇宜脩之美不足以動湘君之若是也

駕飛龍兮北征邅路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湯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

駕龍謂以龍翼舟欲其速也北征謂又復前進而往迎之也邅轉也道路也洞庭太湖名也在楚之長沙巴陵非吳姑蘇之洞庭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者也柏舊以爲榑餙屋壁之稱恐

末是當是櫂楫之類也綢束縛也謂其柏旣以薜荔繚繞而復以蕙草縛束之欲其固也蓀香草名桡船楫也今謂之橹又謂之桡盖以蓀草而縛桡也旌旗屬懸之於桡者也蘭旌謂以蘭草而飾旌也或曰蘭謂木蘭盖以木蘭爲旌干也涔地名其南曰陽水經云涔水出漢中入沔陽今澧州有涔陽浦或舊有此名或後人因屈子所言而名之不可考也極遠也浦亦洲渚之别名此盖言登高而遠望也横謂舟横之也大江卽今之楊子江非前沅湘之江也此盖出洞庭而南渡大江也揚靈者

揚其光靈謂舒發意氣也凡歌笑慨嘆之意皆是
蓋望湘夫人而不來故揚靈以自慰也未極猶未
已也女即後所言下女也或曰謂下女之能爲媒
者嬋媛美女嬌態貌爲余太息蓋下女見己慕望
之切亦爲之眷戀而咨嘆之也橫流涕謂流涕涌
溢而出也橫字去聲讀或曰人目橫生故曰橫流
涕也橫字平聲讀潺湲涕淚之流如水也隱痛也
君亦謂湘夫人也陫隱也一曰病也側不安也陫
側如詩展轉反側之意言思之切也此章即前沛
吾乘以下五句之意皆承篇首三句而來而情詞

稍加剴切耳駕飛龍過洞庭出大江益進道而候之以見其迎之遠也上涔陽覽極浦益登高而眺之以見其望之至也至於流涕潺湲隱思悱惻則慨慕益深悲感益甚而無暇吹簫矣其思之也又何如其切也哉

桂櫂兮蘭枻斵冰兮積雪採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絶

櫂者篙槳之屬今謂之棹舊以爲楫者非是桂櫂以桂木爲之也枻船旁板也鼓櫂則恐其損船故以枻護之前言橈則曰旌此言櫂則曰枻亦各從

其類也蘭枻謂以木蘭而爲枻也斲斫也氷者隆

冬盛寒而水爲之者也積雪謂氷斫紛屑如積雪

也或曰積雪直以雪言與氷字皆承斲字言亦通

二句言乘舟舉櫂鼓枻斫氷而進不避辛苦往迎

湘夫人也此盖實紀其時非比與也薜荔緣木而

生而乃採之水中芙蓉冐水而生而乃搴之木末

則求之决無所得以比湘夫人之心不同恩不甚

而巳雖迎之終不來也心不同而媒勞者初議婚

而未成也恩不甚而輕絶者議將成而終棄也二

句直以夫婦婚禮言之非比體也舊以末句爲結

友而言非是此章詞旨明白不煩解說舊註惟不知其爲湘君以求湘夫人之意故說多纏繞然此即前二章之旨與沛吾乘以下五句相應但斲氷積雪而比無波安流之迎其事益苦其志益堅其求益急矣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水流沙上曰瀨亦謂之灘石瀨者謂灘上多石也淺淺水淺流疾貌飛龍即前駕飛龍之飛龍不曰駕者承上章省文也翩翩用力難進貌灘瀨乃水

淺之處而又多石則難進可知矣以飛龍翼舟且翩翩用力而難進則石瀨之險又可知矣此蓋實紀湘君往迎湘夫人不避道路之艱舊以為與體非也曰交曰期凡五倫皆可以言之不獨可施之朋友也交不忠期不信者亦謂婚既成而中變者耳所以責湘夫人也然長者湘君之怨夫人也告余以不閒者湘夫人託故以辭湘君也此即上章之意而申言之而情詞稍加剴切耳與駕飛龍章相應但石瀨淺淺而比洞庭大江之迎其事愈艱其志愈銳其求愈周矣搴披沛吾乘以下至此皆

承篇首三句而來因湘夫人淹留不行而其美可愛故已往迎之也沛吾乘至陫側敘已往迎不來而因致思望之詞桂櫂至不閒敘已往迎不來而因致怨恨之詞後二章情詞又深切於前二章然雖有淺深輕重之意而大旨皆因湘夫人淹留不行親身命駕以往迎往迎雖遠險阻備嘗而終不來之意也

朝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朝早也騁直馳也鶩亂馳也江皐猶言江岸也夕
夜也弭止也節旌節也渚小洲也前言北征此言
北渚當時必有所指也盖因北征以迎湘夫人而
不見其來遂弭北渚以候之其騁鶩江皐叙其始
來耳非謂騁鶩還歸而遂已也鳥次二句盖即北
渚所見之景而賦之而比興之意亦在其中猶言
徘徊北渚之上祗見鳥飛止乎屋上而已矣水旋
繞乎堂下而已矣而湘夫人則不見其來也其思
望之意不言可知矣捐遺皆棄也玦如環而有缺
玉佩也佩雜佩也澧水名或曰二句互文總謂捐

遺玉佩於澧江之浦中然以後篇袂褋照之則玦佩亦當有別也芳洲香草所生之處也杜若香草名遺貽同下女謂湘夫人之侍女盖託侍女以指湘夫人也逍遙容與皆從容遊戲之貌此章總承上四章而言巳迎湘夫人之不來遂弭節北渚之間而復捐玦遺佩并採杜若以貽下女而轉致之於湘夫人以達巳殷勤之意思望之心而且貽其及時行樂之言也瑗按此篇極有規模條理次第法度首三句言湘夫人淹留不行沛吾乘以下至不聞皆言巳往迎湘夫人之事朝騁騖至末言因

迎之不來而致殷勤之意盖欲其行而來也

湘夫人

此篇乃湘夫人答湘君之詞大意巳見前篇不復再贅但結尾一章文體相類而所贈之物有異有同盖玦與佩乃男子之所有事者也袂與襟乃女子之所被服者也各隨其所有而贈之此其所以異也至若杜若之香草乃洲中之所生而湘君湘夫人皆爲湘江之神故彼此俱有而所贈之同也羅鄂州爾雅翼曰楚辭所用物各自有旨不可一概以香

草言之二湘相贈同用杜若杜若之爲物令
人不忘搴采而贈之以明其不相忘也此又
一說讀者亦宜知之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
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
蘋中罾何爲兮木上
帝子湘夫人指湘君也降下來也前篇湘君言弭
節北渚故此言帝子降于北渚亦相應也目猶視
也眇眇猶杳杳也予湘夫人自謂也二句湘夫人
言湘君降于北渚以迎巳而巳視之杳杳然遠莫

能見故中心愁悶也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

庭生波而木葉脫落矣蓋記其時也前言斫氷積

雪此言嫋嫋秋風自冬至秋歲一週矣其思望愁

苦之情當何如耶蘋草名芳於秋者也蓋生於洲

渚之上故曰登白蘋也騁望縱目而遠望也佳期

猶言吉日良辰也詩曰如此良夜何是也張陳設

也言向夕洒掃而張施帷幄也此湘夫人言已與

湘君曾約以佳期而爲夕張之歡也此追思之詞

由此觀之則前湘君責之以期不信兮告余以不

閒非湘夫人之本意也不得已也萃集也蘋草名

生於水中者也罾魚網也鳥宜集於木上罾宜施於水中二物所施不得其所以爲巳與湘君佳期乖違不得相會之比也首二句言湘君降於北渚以迎巳而巳不得往見以愁也嫋嫋以下六句蓋叙巳感時悵别之情承上二句而來者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澨

公子亦指湘君也但思之於心而未敢言之於口湘夫人可爲得女子性情之正而不淫矣不能不

思者發於情也而又未敢言者止乎禮義也朱子
曰此興體也蓋曰沅則有芷矣澧則有蘭矣何我
之思公子而獨未敢言焉其起興之例正猶越人
之歌所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而
以芷叶子以蘭叶言又隔句用韻法也慌惚猶湫
茫言望之遠而視不諦也即前目眇眇之意觀猶
見也潺湲水流貌言遠望公子於北渚之間而慌
惚不睹但見流水之潺湲而已麋獸名水裔水之
涯也麋當在山林而反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反
在水裔亦爲已與湘君不得會合失所之比也此

上六句即前娟娟六句之意而申言之耳前先言望而後言思此先言思而後言望反覆而言其意一也皆承篇首二句而來澨亦水涯也帝子在北渚而此言西澨者蓋從西而轉道於北渚也此二句乃湘夫人思慕之餘欲水陸並進往從湘君之迎下章所謂將騰駕兮偕逝是也此二句乃起下章之意此篇多有意斷而韻不斷者故分章最難

或曰朝馳江皐夕濟西澨亦湘夫人敘已始來於西之意帝子在北渚而已在西澨此其所以不相值而相違彼此思慕之情不容已也亦通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佳人亦謂湘君也湘君而亦謂之佳人者佳者贊美之通稱如言佳士佳賓不獨美女可以謂之佳人也召予湘夫人謂湘君而召已也騰駕欲赴之速也上章朝馳夕濟是也偕俱也逝往也言與召

已之使者俱往也一曰言與湘君俱往居於水中也亦通築室水中者二湘俱水神也葺者集也補綴之意盖覆也承上室字而言謂以荷葺而盖之也紫紫貝也壇中庭也一曰臺榭之類謂以蓀飾壁以貝砌壇也播布也謂布椒於堂之堦陛使芳香也成一作盈謂播種芳椒盈滿堂前也棟屋脊上横梁也蘭木蘭橑椽頭之横板也今俗亦謂之橑簷謂以桂木為梁而以木蘭為橑也辛夷木名楣門戸上小横梁也今俗謂之門枋葯香草名謂以辛夷為楣而以葯飾房也罔網同結也罩也在

旁曰帷帳幄之屬也擗擗同析也櫋楣帷帳之柱也張施布之意謂結薜荔以爲帷帳而又析蕙草以束櫋而張之使其帷之高敞復以白玉爲鎭而墜之四陲使其帷之不飄揚也或曰薜荔蔓延於木有帷之象故取義焉疏布陳而栽蒔之也蘭草生於石上故曰石蘭芳香也謂蒔蘭草於堂室之間使芳香也繚束縛也謂以荷蓋屋而以芷葺之又以杜衡繚之欲其堅固也前曰荷蓋此曰荷屋互文以見意也合者會叙之意百草泛指芳草而言上所言者亦在其中矣實庭充物於庭中也建

植立之意馨芳之遠聞者芳馨承上百草而言廡堂下周屋也亦謂之廊屋門所以升堂入室而必由者即大門是也二句又總結上文而泛言之築室以下十四句言湘君築水中之室其美麗芳潔如此而將召巳以居之此巳之所以騰駕而偕逝也其所言貝玉衆芳大約多水中之物雖不盡然然讀者固不可拘亦不可不知此意也其曰室曰壇曰堂曰棟曰橑曰楣曰房曰帷曰櫋曰鎮曰屋曰庭曰廡門又巨細備言而参錯互見也九嶷謂九嶷山之神也非指舜也繽盛貌並迎謂湘君既

築室而使九疑之神而來迎巳也靈亦指湘君也
一日即指九疑之神亦通如雲言其盛如雲也上
言聞湘君而召巳此二句實言湘君而來迎巳文
勢亦相應也此承上章言巳之所以朝馳夕濟欲
去之速者蓋因湘君降於北渚候巳之久今聞其
召我故騰駕欲赴之速如此也築室迎巳之事其
意巳在召予之內不過申而推言之耳觀湘夫人
思望之切赴召之速俱不減於湘君思望迎巳之
意其情可知矣然湘君屢以心不同而恩不甚交
不忠而期不信以責之蓋怨望之至故爲此憾之

之詞耳彼此之言各得其體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而綢繆繾綣之情藹然於言外非屈子不足以及
此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
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袂衣袖也褋襜襦也汀洲渚之别名也遠者託從
者而言亦謂湘君也湘君遠來迎已而在中途故
曰遠者猶今人相稱曰從者侍者之意也驟猶頻
也前言再得此言驟得意同而小異湘君捐玦遺
佩而采杜若以贈之湘夫人亦捐袂遺褋而搴杜

若以答之而愛芳惜時之意則彼此皆同而相契之深固不待其形之會合而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矣而凡君臣之遇逢夫婦之配偶朋友之交結其類皆如此而志乖道違中道棄捐者可不知所鑒於此哉此蓋屈子寓言以垂戒者也舊註指娥皇女英之事固甚謬而又獨以君臣為言亦非也

大司命

司主也命吾人死生之命也按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相比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又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

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曰大司命者固爲上台之星而曰少司命者則爲文昌第四星歟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然則司命之星天子諸侯皆得而祀之其來也久矣屈子之作亦託爲二司彼此贈答之詞思慕之意而上帝之尊同寮之協具見之矣此篇乃大司命贈少司命者也凡曰吾曰予曰余者皆大司命自謂也曰君曰汝者皆大司命謂少司命也篇中不復重出讀者詳之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君廻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汝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紛盛貌天玄而地黃司命本天神故曰乘玄雲也飄風廻風也先驅猶言前導也亦使之掃除氛埃之意涷雨暴雨也灑塵以清道也言天門廣開而巳乘雲出入於其中驅使風雨以從巳以見巳爲帝所寵而威權之盛也廻翔盤旋貌下降也踰過也空桑地名山海經曰東曰空桑之山按天文大司命三台星在文昌

少司命之東故借以爲言也從隨也欲少司命之降下而已轉蹁空桑以相隨庶得以共治而分憂也曰君者尊之之詞至於望彼從容以來下而已不憚崎嶇以相從其詞意又謙謹和悅而非若在上以語在下者之嚴詞峻色也總總衆貌言其人之盛也九州言其地之廣也善終曰壽短命曰夭言九州人民之衆而壽夭之命皆在於已也曰何者嘆之之詞二句見已職任之隆也此章言已威權之盛職任之隆不能以獨擅故要少司命以共謀也世之爲相爲有司之長者尊權而凌下恃才

而妄作穀此亦可愧矣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

莫知兮余所爲

安翔從容而翱翔也乘猶乘車清氣謂陰陽輕清之氣也御猶御馬陰陽則並清濁變化而言也或曰參錯成文本謂乘御陰陽之清氣也齋速齋整而疾速也一曰齋並也亦通導奉引也帝天帝也之適也往也九坑猶言九垓謂九州也言已與少司命御氣飛翔敬奉天帝而遍察九州之衆以制

壽夭之命也靈衣玉佩指天帝之所服者被被美
好貌或以爲大司命自謂或以爲指少司命恐未
是一陰一陽言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其
變化循環無有窮已也其語意如易一陰一陽之
謂道之一陰一陽也衆指九州總總之人民也莫
知猶言不測也謂使之壽或使之夭也此章言巳
與少司命輔帝之勳機權之密其盡心於上同寅
於寮可見矣夫上章曰壽夭在予此章曰莫知予
爲大司命既推尊於帝而又求援於少司命矣顧
復攬之於巳何也蓋巳既爲大司命矣而爲帝之

所委任矣烏得不任之於巳哉帝之事卽吾之事
吾之功卽帝之功也其視世之付君事於不聞誇
巳功爲獨有者不侔矣然觀一陰一陽二句屈子
可謂探造化之妙而善言陰陽者矣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旣極不寖
近兮愈疎乘龍兮轔轔高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
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柰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
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此章極叙巳與少司命離别之嘆衰老之苦也麻
穀名也其生扶疎故曰疏麻瑤華謂麻花也麻花

色白比之於瑶故曰瑶華猶曰瓊芳贊美之詞耳

離居彼此分處也故折疏麻之瑶華以贈之而慰

此離別之情也一曰麻華香服食可致長年故以

爲美將以贈遠然服食延年之說又與二司掌人

壽夭之說及下句老冉冉之說相合意頗新奇未

知是否冉冉猶漸漸既極者深嘆其衰老之詞也

寖亦漸也近親近也疏疏遠也此句詞反而意同

不寖近則愈疏也遺物而贈之嘆老以動之其欲

親近之意亦至矣乘龍以龍駕車也轔轔車聲也

與詩有車轔轔字同冲天言馳之高也延佇徘徊

久立也思者愁苦之情思也言己乘龍高馳結桂延佇而不見少司命廻翔以下來此己之所以愁思而愈甚也愁人亦大司命自謂也愁人柰何故設爲詰之之詞無虧謂無離別之嘆與衰老之情也人命壽夭之命也有當言有一定之數也孰離合可爲言人之或離或合而非人力之所可爲也此申言愈思愁人之意言己之所以愈愁者柰何蓋願己與少司命當如今日之會合安樂而無虧損柰人生之命或壽或夭固有一定之數非但不可容心而亦不必容心若人生之或離或合則一

東一西彼不肯來我不可去而非人之所可爲者
奈若何哉人命固有當離合不可爲蓋反詞以甚
言其離居之意而見已慕少司命之極至也或曰
大司命既與少司命爲同舂奚有離居之歎又以
爲壽夭在已奚有衰老之嗟曰吾固謂九歌之作
如今之樂府然也屈子不過借此題目寓人事於
天道以寫巳之意耳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或曰
天文三台星與文昌星實東西相望而不相比故
致離居之意也亦通大抵此篇前二章言巳要少
司命共脩奉帝之職後一章因嘆離居之愁也然

少司命亦非真有外大司命之意特大司命相愛之深故發相思之嘆耳

少司命

此篇乃少司命答大司命之詞餘義見前篇題下不復鄭重然曰予曰余者皆少司命自謂也曰君曰汝曰蓀曰㜮人者皆少司命謂大司命者也篇內不復重出讀者詳之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蘭芳於秋者曰秋蘭麋蕪香草名卽芎藭之葉也

一說二司命主人子孫者也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古以爲生子之祥而蘼蕪之根主婦人無子故少司命首言之未知是否羅生堂下言二物並列而生於堂之下也堂指大司命之堂也蓋當時二司之祀必有供神之處故言之也綠葉素枝承上二物而言若下單言蘭則又曰青青紫莖矣襲及也此少司命言已至大司命之堂而香草羅生其氣之菲菲然而及乎已也蓋亦贊美大司命之意愛其人以及其物稱其物以比其德也夫人猶言凡人也指九州之衆人而言論語曰非夫人之慟而

誰慟左傳曰不能見夫人也考工記曰夫人而能爲鎛也是已美子謂賢子孫也司命旣主人之壽天則有生殺之權而亦掌人之子孫矣前篇大司命惓惓以九州之壽夭在已衆莫知已之所爲及思慕少司命之意皆以其職重大不易稱副故極其愁苦之思也此少司命安慰大司命之詞言九州之人自有賢美之子孫而吾大司命也何故愁苦之若是乎然少司命非不注意於民而曠厥職也盖以下慰上理當然耳大司命勤苦之勞少司命同寮之好具見之矣至於夫人自有美子之意

又可見陰陽不測之妙非司命之所可容心者也非特司命不可得而容心雖天帝亦不可得而容心者也司命能主其壽夭而莫知其所以壽夭故曰衆莫知兮余所爲嗚呼豈特衆人莫知也哉雖帝與司命亦莫得而知之之意見於言表矣然司命每以夫人之不有美子爲愁苦而夫人之子乃自喪其美而失其天命之性其得罪於天也當何如哉學者可以省矣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青青茂盛貌美人泛指其寮寀也此蓋以蘭之盛而與同寮之衆也司命之官固不止二人而已目成謂以目而逼其情好之私也此少司命言同寮者衆矣而大司命獨留情於巳焉蓋推恩於大司命之見愛而私致欣喜幸慶之詞也可謂善處下寮者矣上之愛下亦可見矣彼世之在上則凌下在下則援上者可不深鑒於斯哉忽獨與余目成者亦自少司命之自言其見愛于上耳而大司命未必獨私于少司命而滿堂美人俱不愛也讀者以意逆之可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
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言言語也辭辭別也回風雲旗以見乘載之簡而
捷於出入也別離固可悲而生別離尤可悲也相
知固可樂而新相知尤可樂也少司命之與大司
命非新相知者特言此以見生別離之甚可悲耳
荷衣蕙帶以見被服之輕而便於往來也倏忽皆
迅速之詞逝往也倏而來者即入不言也忽而逝
者即出不辭也上先言出入而後言乘載下先言

被服而後言往來亦錯文也帝謂天帝也野外謂之郊前篇言導帝之九坑此言夕宿於帝郊亦互見也須待也誰須雲之際故設爲不知之詞以見大司命乃待天帝而宿於郊也二句倒語本謂君誰須兮雲之際乃夕宿於帝郊也此承上章言大司命於衆寮之中而獨致意於巳俄頃之間頫乃出入不辭往來倏忽使巳抱別離之悲者非棄巳也蓋奉待天帝勤於其職故不暇與巳言辭耳上四句與下四句參錯互文本謂衣荷帶蕙乘風載雲而往來出入別離無常也樂府有生別離曲蓋可

出於此

與汝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望嬍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

九河天河也衝風暴風也河伯篇有此二句其文小異沐濯髮也咸池星名盖天池也晞乾也詩曰匪陽不晞陽日也阿曲隅日所行也淮南曰日至于曲阿是謂旦明遠遊篇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嬍者美女之稱嬍人猶言美人也怳惝怳也失意貌浩大也此承上章言大司命別巳而去思得與之遊戲沐髮以共樂而望之不來故

臨風怳然而浩歌以舒其鬱陶之思也然大司命之不來者非棄之也蓋亦宿於帝郊而不遑耳二司可謂道義兼該而彼此各盡者矣按此章首二句洪氏曰王逸無註古本無此二句此二句河伯章中語也朱子曰當刪去未知其審姑載之以俟後之君子

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慧星竦長劒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

孔蓋以孔雀羽爲車蓋翠旌以翡翠羽爲旌旗言殊飾也九天八方中央也登九天言所處之高也

九天固爲君位而大司命導帝九坑夕宿帝郊蓋不離乎帝之左右者也其大臣之職歟故亦可以謂之登九天也撫循持之意如東皇太一篇撫長劍之撫慧星名也左傳曰天之有慧以除穢也蓋謂大司命循撫其慧星以掃除其穢也擁護也十年日幼五十日艾有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之意撫慧星者所以除天下之惡也擁幼艾者所以保天下之善也此章言大司命所以享殊餙居高位者非徒然也蓋威靈氣燄光輝赫奕實能誅除凶惡擁護良善而宜爲萬民之正以稱其職也曰獨宜

者以見此位非他人之所得居此職非他人之所能盡也曰爲民正者蓋司命有正有副副者少司命也正者大司命也此爲少司命稱大司命之詞故曰爲民正也嗚呼大司命之欲除天下之惡保天下之善如此其心雖欲不愁苦也得乎或曰司命者掌人之壽夭者也此又以掌善惡言之何也蓋善者即佑之使之壽也惡者即誅之使之夭也其壽其夭惟善惟惡可見司命執心公平無所阿私也或曰今之壽者未必善夭者未必惡善者未必壽惡者未必夭是又何也曰善者必壽惡者必

天此事理之常也反是者氣數之變也而况顏子未必不爲壽盜跖未必不爲天此又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達者當自知之

東君

按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宫祭日也漢書郊祀志亦有東君漢志之號實昉於此盖日出於東方故曰東君東言其方君稱其神也篇内凡曰吾曰余者皆設爲東君自謂也朱子以爲主祭者自稱非是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

日將出日暾將入日晡檻楯也蓋東君之祀必有其處如前日宮曰堂是也此檻者宮堂之檻也扶桑見離騷乃倒文也本謂朝暾將出於東方而其光自扶桑照夫檻耳淮南曰日至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車日所乘也馬駕車者也日之東升未必真有車馬特設言耳安驅從容而馳也皎皎明貌夫日既出東方則冥冥之夜變而爲皎皎之晝矣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

輈車轅也駕龍輈以龍爲轅而駕之也朱子曰龍形曲似之故以爲轅乘雷謂以雷爲車輪也朱子曰雷氣轉似輪故以爲車輪載雲旗謂以雲爲旗而載之於車也三者亦設言耳低佪猶遲疑也顧懷顧念懷思也此章申言上章將出而未遠出欲明而未遂明之意今日之將出而登高以觀之其勢若進若退而摩盪之間實有如長太息而將上心低佪而顧懷者矣非屈子不足以寫其妙也

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縆瑟兮交鼓簫鍾兮瑶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羌語詞聲色縆瑟以下七句是也娛樂也憺安也二句統言之也下文析言之也言聲色之美足以樂人而使觀者安然而忘返也蓋甚言其聲色之美耳無他比喻也上二章蓋迎神之曲故述其將出之難此章蓋享神之曲故述其聲色之盛而下章則反復窮其出入往來之無已也縆急張絃也交鼓對擊鼓也簫簫管也簫鍾者謂鍾與簫相應

者也書曰笙鏞以間註曰鏞大鍾也鍾與笙相應者曰笙鍾儀禮有笙磬笙鍾周禮笙師共其鍾笙之樂註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鍾與簫聲相應之笙可以推矣爾雅曰木謂之簴簴者懸鍾磬之木也瑤簴以美玉爲簴飾也鳴者吹之而響也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一寸廣雅云八孔未知其審詩曰如塤如篪是也瑟絲聲也鼓皮聲也鍾金聲也簫與篪竽竹聲也其八音畧備詩言之以見其盛也保如傭保之保靈保保之善者也指

男子而言姱美女之稱賢姱姱之賢惠者也指女子而言猶後世賓神而以童男童女歌舞以樂神也郎靈保賢姱之謂矣而曰思者以見保姱易得而靈與賢者不易得也故思欲得之而使之歌舞以樂神也翾謂翾然也輕揚之貌翠翡翠鳥名也曾高舉也此句倒文以恊韻耳本謂靈保賢姱之舞如翡翠之鳥翾然高飛可愛也展詩猶陳詩也會舞猶合舞也謂保姱之衆也詩言其聲舞言其容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也作樂者以律和

五聲之高下節謂節其始終先後疏數疾徐之節也此句總結上六句言人之歌舞與樂之律呂節奏皆相應而不乖相合而不違此所以為聲色之妙足以娛人使觀者憺然而忘歸也既以娛人則足以樂神可知矣靈之來者言日神之喜悅而來也蔽日者言神來而官屬之盛也此篇祀日神而言蔽日者借言之也如雲中君亦謂遠舉雲中耳九歌諸篇屈子亦多寄興趣漫寫情懷固不必拘拘着題亦不必篇篇諷君也讀騷者不可不知此意或曰靈之來即承前暾將出而言耳暾言形靈

言其神也首章曰夜晈晈兮既明豫言之而尚未明也太息將上低徊顧懷則漸明矣靈來蔽日始大明矣此亦言之序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青東方之色也白西方之色也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上衣下裳之飾也矢箭也天上有矢星天狼亦星名晉書天文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爲野將主侵掠王逸曰以喻貪殘

日爲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兮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瑗按非眞有以射之也日出而星藏若有以射之而退也下皆倣此操持也弧木弓也亦星名上言矢此言弧互見也晉志曰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天文大象賦註云弧矢九星常屬矢而向狼盖狼多盜賊引滿則天下兵起此云操弧猶言韜其弧也反復也淪沒也降下也言日下而入太陰之中也成功者退天狼既射之矣可不韜持弓矢而復引淪退處於故處乎王逸曰言日誅惡以後復循道而退下入太

険之中不伐其功也援引也斗酒器也古人飲酒以斗計也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也詩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詩言不可以挹酒漿而此言援北斗以酌桂漿者取義各有不同也酌謂以斗挹而飲之也漿酒漿也指月光而言故月光謂之玉液金波桂漿者月中有桂故曰桂漿與他處言桂漿者不同未知是否大抵援北斗而酌桂漿者亦宴樂而享其成功之意也撰亦持也轡曰御也馳言其速也翔自下而上也與前撫

馬安驅駕龍乘雷持字俱要活若不可執泥也杳深也冥冥幽暗之甚也指地下之太陰而言東行猶言東升也言日下太陰不見其光杳杳冥冥直東行而復上出也瑗按自篇首暾將出兮東方至舉長矢兮射天狼雖其詞不一皆言自夜而晝也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皆言自晝而夜也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又言自夜而晝也夜而晝晝而夜晦而明明而晦往來循環無有窮已光陰迅速莫可淹留一晝一夜成功者謝一夜一晝當職者走天道如此人事亦然豈

可不知所務及時建立功業脩明德政而徒晏安怠惰縱肆驕傲以流遁光景而虛擲此白日乎屈子之意深矣遠矣自是之後惟李太白烏棲曲得之他人蓋不知也烏棲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蓋言荒淫之樂已自朝而至暮矣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又銜半邊日又言自夜而晝自晝而復夜矣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曙柰爾何又言自夜而晝矣數語之間而晝夜之輾轉荒淫之無窮其諷刺之旨見於言外可謂得東君篇之深者矣可謂屈原之佳子

舛矣可謂黑於涅而青於藍矣後世樂府有日出日行或坊於此乎李太白日出日行曰日出東方隅似從坳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亦謂自夜而晝自晝而夜也宋景文公曰離騷爲詞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詎不信夫或曰未章但言自夜而晝自晝而夜無取譬之意未知其審姑誌之

河伯

按此謂九河之神也曰伯者稱美之詞如稱湘君東君之類非如侯伯之伯爵位等級之

稱也王逸以爲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
友則鑿矣其神亦泛言耳山海經以爲冰夷
穆天子傳以爲無夷淮南子以爲馮遲莊子
抱朴子以爲馮夷其言皆荒誕不可稽考闕
之可也又按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
而後海是祭河者先王之典也諸侯惟祭境
內山川耳今九河在禹貢屬兾州非楚之所
得祭而祭之者僭也屈子之作亦不過借此
題自寫巳之興趣耳無暇於他及也篇內凡
曰汝曰靈曰子曰美人皆指河伯也曰子者

原自謂也讀者詳之

與汝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也禹治河至兗州分爲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盖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南分爲八枝也衝風暴風也橫波惡波也或謂衝風而起橫波而渡也水車以水爲車也水之縈廻流轉似之故曰水車或曰謂駕龍於水曰水車荷盖以荷葉爲車盖也荷

形似蓋故曰荷蓋駕兩龍謂以兩龍而駕車也在

旁曰驂驂兩騑也兩龍則兩騑矣螭如龍而黃無

角此章乃屈原致意河伯之詞欲與之遍遊九河

而遂風波乘車駕以嬉戲也下三句皆遊九河之

事與具也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

極浦兮寤懷

崑崙山名四望回首而遍視四方也飛揚不定貌

浩蕩無涯貌楚辭中有曰憺忘歸曰悵忘歸二者

不同亦當有別憺安也謂以忘歸爲安不欲歸也

悵恨也謂以忘歸爲恨尚欲歸也曰極浦言其遠
也自崑崙視之則爲遠浦所謂望涔陽兮極浦是
也託言河伯之所在也下文曰南浦者指其方也
自流水之大勢而言則爲南浦寤覺也懷思也曰
暮忘歸故宿於崑崙之上既寤而猶懷也悲回風
篇曰忽顧寤以嬋媛是也此承上章言已欲與河
伯遊戲九河約之不至而登高以望之也四望者
望之周也忘歸者候之久也寤懷者思之切也屈
子之致意於河伯也至矣瑗按此所謂崑崙者只
取登高山以望河伯之意無取於河源之說也或

曰遊九河者統其概也登崑崙者泝其源也遊河渚者沿其流也容更詳之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靈何爲乎水中

魚鱗屋謂以魚鱗飾屋也龍堂謂以龍鱗飾堂也不言鱗者承上文也或曰使龍蟠於堂柱也亦通貝蟲名其色紫故曰紫貝闕門觀也謂以紫貝飾闕也珠宮謂以珠飾宮也皆言河伯所居之華美也或曰魚鱗相比有似於屋之瓦龍窟寬敞有似於堂紫貝中虛有似於闕珠藏於蚌有似於宮故各以其似言之也何爲乎水中者蓋承上章因候

望不至復詰而訊之之詞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矣彼安於宮室之美而畏風波之險局於委巷之見而無四方之志者其與河伯之沈沒而不振也又何以異哉此王逸之意乃言外之旨亦學者所當知也洪氏曰河伯水神也故託魚龍之類以爲宮室也瑗按言河伯則述魚龍珠貝螭黿水車荷蓋之屬皆水中物言山鬼則述貍豹猨狖及諸草木之類皆山中物也讀者亦不可不察

乘白黿兮逐文魚與汝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

大鼈爲黿或曰黿老則變而爲白也逐從也文魚
魚有班彩者也羅鄂州曰白黿豐背而有力乘之
以見其安文魚有翼而善飛逐之以見其輕渚洲
也流澌水流渙漫貌紛盛貌來下者水流自上而
下也盖水之來下卽靈之來下也此承上章因河
伯不至而訊之故復致同遊之意而河伯卒來相
與遊戲也或曰屈原欲與河伯駕龍驂螭乘風破
浪遍遊九河而河伯卒不至相與乘黿逐魚遨遊
洲渚之間則河伯紛然而來下也是亦小大之辨
也援按此說亦言外之意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

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晋宋間猶如此也東行者順流而東也旣曰子又曰美人者重言以稱之也旣曰東行又曰南浦者蓋天缺西北地不滿東南水之大勢望東南而走也故曰東行曰南浦互言以見之也滔滔流而不巳也來迎者河之衆神遣迎河伯而歸也隣隣盛貌也媵送也媵予者河伯遣魚以送屈原也此承上章蓋言巳與河伯旣巳遊畢遂交手而行送河

伯向東南而去祗見流波滔滔來迎河伯而河伯亦遣魚隣隣以送已也其遊戲之樂繾綣之情可想見矣此篇共五章其言亦自有序一章乃屈原致意於河伯相約共遊之詞二章乃相約不至而思望之詞三章乃因候久不至而訊之之詞四章乃復申前約而河伯來遊之詞五章乃旣來共遊而相別之詞讀者幸毋畧焉或曰洪氏賢人處非其所之喻朱子辨之其說是矣今觀靈何爲乎水中一句而王逸以河伯之居沈沒水中言之亦似有理何如曰王逸之說似矣但讀者不可句句以

爲取譬其大旨又不過屈子因河伯之題而發巳樂水遊戲之意至於君臣之間則無謂也朱子謂三閭大夫至是而始歎君恩之薄則非矣

山鬼

瑗按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則山鬼者固楚人之所得祠者也但屈子作此亦借此題以寫巳之意耳無關於祀事也謂之山鬼者何也論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盖鬼神可以通稱也此題曰山鬼猶言山神山靈云耳奚必梟夔魍魎魍魅之怪異

而後謂之鬼哉此篇大旨蓋言賢者初慕山林幽深窈窕雅宜嘯歌既而厭其寂寞出仕而不歸者故託山靈以思賢者欲招其相與終志隱遁而賢者卒逃於世途而不復返也若孔稚圭北山移文李太白代壽山答孟少府書皆託山靈以爲言耳至若淮南小山之招隱士篇亦如左太冲招隱詩一也皆謂當世馳逐於富貴之塲欲招之而隱於山林耳盖矯其弊也惜乎後之解淮南招隱者皆謂欲招屈子而出失其旨矣後之解此篇者又

多牽強纏繞而失屈子之本意尤甚讀者試削除舊說而虛心以諷詠之則可見矣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若有人者自屈原而謂山鬼也山鬼非人而今託人以言之故曰若有人或曰李太白送岑徵君鳴皐歌曰若有人兮思鳴皐左傳曰若而人也然若者亦設詞之通稱也非必鬼而後謂之若有人也阿曲隅也詩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寤寐歌永矢弗過蓋山阿委曲之處而與世途相隔固宜為

隱者歌笑之樂地也女蘿松蘿也盖蔓草之附生
於松者薜荔女蘿二物乃隱者之所宜服而非黼
黻之比也睇微盼貌含睇者窈窕之見於目者也
宜笑者窈窕之見於口者也子者託山鬼而謂隱
者也弓者山鬼自謂也窈窕二字雖爲美女閑雅
之稱然亦從上山阿字生來陶淵明歸去來辭曰
既窈窕以尋壑是也此章託山鬼述隱士初愛山
林之幽深而隱之故曰子慕弓兮善窈窕也
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桂
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

兮獨後來

豹狸皆獸名蘭生石上者曰石蘭乘豹從狸夷車桂旗被蘭帶衡其詞雖在此而其意則在女蘿之下含睇之上皆山鬼自叙巳之被服車乘之樂也夫此固非𧄍𧄍軒冕之榮而清脩隱逸之士籍此亦可娛憂而卒歲矣又何必外慕也哉芳聲泛指芳香之草也遺詒也所思指初慕巳之人也余山鬼自謂也幽深也篁竹叢也終不見天言巳居幽篁之中而終不改其操以求逐於外也其詞若自以爲憾而其意乃嘲隱者之厭寂寞而舍巳以去

也路險難言山路之崎嶇也獨後來責隱士畏山路之崎嶇而來之遲也責其遲來者蓋猶望其來也故折芳馨以詒之其招之也至矣其諷之也婉矣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表特也特然獨立無與同志故也上章言處幽篁之中以其所居而言也此言獨立山上者蓋因折芳馨以遺所思而所思者獨來之遲故登高以望

之而己所處之高超出世氛之外之意亦可見矣容容雲盛貌雲反在下盖以己立山上而所處之高故也杳冥晝晦人立山巔極高之處而俯視山下則冥冥而晦若一氣之鴻濛也非得登山之趣者不足以寫其妙如此也東風春風也亦謂之谷風詩曰習習谷風是也靈雨善雨也詩曰靈雨其零旣曰靈而又曰神者重言之也容容冥冥二句言山下之穢濁以見己所處之高也和風善雨二句言山中之清潔以見己所處之樂也靈脩卽所思之人而昔慕予之窈窕者也然彼旣初慕予之

窈窕而來隱而予亦欲留之共玩此樂以終身而使彼安然以忘歸也柰何彼初而慕之既而忽舍我以去竟不見其復來而今歲以晏矣又孰有華予者乎華予猶慕予也山鬼之志其澹泊而忘毀譽者也非必欲人之華已盖反言以嘲隱者之不終舍已而去耳此上三章一章言隱士初慕已之窈窕而隱之既而厭其幽險而去之然猶望其來也三章則歲已晏矣而終不肯來無復慕已之心矣其棄已之心以漸而隆也甚矣山林之樂爲難終而富貴之榮爲易溺也嗚呼古今若此者多矣

彼指南山為捷徑隱泉石而不終者聞此亦可愧矣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三秀謂芝草也一歲三華故曰三秀張衡思玄賦曰冀一年之三秀是也采三秀於山間亦折芳馨以遺所思之意也磊磊石衆貌葛草名可作布者蔓蔓葛盛貌曰公子曰君即指所欲留之靈脩也屢變文以稱之耳此章備言之下二章又以君與公子分言之亦文體也不得閒者思之無時而已

也此山鬼言巳采三秀於山間欲以之而遺所思也然見石葛衆盛難於采折不覺怨公子而不歸也使公子果思我而來歸則我又安得有此采采之苦乎雖然以我思公子之心而忖之則公子之思我也亦必無時而間矣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山鬼之怨其容巳乎然公子未必思山鬼也而山鬼猶以思巳不巳言之可謂忠厚之至矣瑗按此悵忘歸與上章憺忘歸不同上謂欲使隱者安於山中而忘歸於世也此謂恨隱者逐於世俗而忘歸於山中也讀者詳之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君思我兮然疑作

山中人亦鬼自謂也芳杜若言已採芳香之草以爲佩也飲石泉之水蔭松栢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也三句山鬼自叙其山中清潔之樂事也然信也疑不信也至此又知其雖思我而不能無疑信之雜也而與向之思我不得閒者有間矣夫其所以思山鬼而或信或疑交作於胷中者蓋有時天理之流行而思山中之清淨世俗之擾擾故然之也有時人欲之發見而思山中之寂寞

世俗之紛華故又疑之也然而或信或疑終遂於
世外而不歸乎山中者是理不足以制欲而欲反
勝乎理甚道心之微而難養人心之危而易傾也
有如此哉嗚呼松栢之蔭可以棲遲石泉之飲可
以樂飢而杜若芬芳之佩服又豈曰無衣乎如此
亦可以卒歲矣胡爲乎裂薜蘿而毀蘭衡棄狸豹
而擲夷桂抗塵容而走俗狀驅馳於黼黻軒冕之
榮哉有志者可不砥礪於此乎
雷塡塡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
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塡塡雷聲冥冥雨貌雷動則雨興矣猨獸名啾啾小聲而衆也曰又夜鳴者以見雷雨交作於晝者也颯颯秋風聲也蕭蕭木落聲也秋風起則木葉落矣前言東風飄而歲既晏蓋自春而冬歲一過矣此云采三秀而風落木歲又一過矣至此而不歸來山中則終不來也可知矣此上三章一章言思我不得閒二章言思我然疑作三章不言公子之思我而言我思公子徒抱離群之憂者則公子之不思我也可見矣其思我之情又以漸而殺也然山鬼之思公子之心終無時而已也可謂忠厚

之至愛人之深律巳之嚴矣瑗按此篇六章前三章言隱士思巳之情以漸而隆後三章言隱士棄巳之心以漸而殺然二者亦相爲表裏也棄心之漸隆故思情之漸殺思情之漸殺故棄心之漸隆也嗚呼始而慕之者果何心也終而棄之者果何心也世之隱而不終者可以鑒於斯矣

國殤

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此曰國殤者謂死於國事者倘人君之所當祭者也此篇極敘其忠勇節義之志讀之令人足以壯浩然

之氣而堅確然之守也後世樂府有從軍行
其或昉於此乎漢魏而下雖多能言之士何
足以踰之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
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操謂持之於手也吳謂吳國戈平頭戟也蓋吳人
善爲戈故效吳人所爲之戈如考工記云吳粤之
劒是也被服之於身也犀水獸名甲鎧也謂以犀
革爲甲取其堅也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車戎車
也錯交錯短兵刀劒之屬也言戎車相迫輪轂交

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劒以相接而擊也接如孟子兵刃既接之接非接續之接也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此戰鬪之法也上言吳戈乃長兵也長短備言先長後短二句可謂得立言之序而知兵法之深者矣旌敵人之旌也蔽日若雲言其盛也矢交墜謂敵人衆多而矢交墜以射我軍也非謂兩軍相射彼此流矢相交而墜也我軍非不射也盖言敵人之盛鋒銳難當而我三軍之士猶奮怒爭先而不畏怯以退也其敢於敵愾可見矣此章吳戈犀甲言器

械堅且利也車錯兵接言兩軍戰而鬬也蔽日如雲言彼衆而此寡也交墜爭先言彼雖盛而此不怯也嗚呼敵矢齊發劇不可禦雖有堅甲利兵不足以當之而士方且爭先其勇當何如哉非其有親上死長之心素積於平日者不能也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埋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凌犯而亂也余屈原代國殤而余也陣陣勢總言之也躐越而踐也行行伍析言之也殪死也曰驂

曰刃互文也言左右驂騑皆爲敵人兵刃所傷而
死也旣爲所傷殪則車馬不能用故埋而縶之也
玉枹以玉飾枹也援枹擊鼓言志愈厲氣愈盛不
因爲敵所傷敗而遂餒也懟怨也威靈卽謂天之
威靈此句辭對而意互本謂天時威而懟怒以狀
敵人威勢之盛也嚴威厲也嚴殺猶言鏖戰痛殺
也盡者無孑遺之意也言敵人殺我軍而盡也廣
平曰原牧外曰野棄原野謂骸骨棄原野而不得
殡也夫陣勢行伍俱爲敵所亂左驂右騑俱爲敵
所傷非不勇也彼軍蔽日如雲寡不能敵衆耳然

猶埋輪繫馬以示必死援枹擊鼓徒步而戰敵威方盛殺戮無遺然我方甘死原野棄而不顧其勇又當何如哉上章言接戰之初不畏其衆而爭先此章言既敗之後不畏其威而樂死俱以見其勇也天時懟威靈怒蓋言敵勢威風之壯盛如天神憤怒實可惴恐而我方且戮力赴鬬雖被彼痛殺三軍盡死骸骨暴棄所不惜也嚴殺盡棄原野猶言拚着都被敵人殺戮無遺拋棄原野終不肯休也非所謂既勇又以武剛強不可凌者乎然此章即上章敵衆爭先之意而末二句尤見勇士不忘

喪其元之志也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劒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出不入往不返易水之歌其意蓋如此此句表壯士從軍之初心自誓之志便若是也故能生則勇武赴鬬雖死不悔死則魂魄神靈毅爲鬼雄以享國家之祭也平原超忽謂不憚道路之遠也秦弓義如吳戈之說帶劒挾弓不忘所有事也離斷也懲創艾也首雖離而心不悔亦追述其初自誓之

詞非謂巳戰而死也勇言其氣也武言其藝也剛
不柔也强不弱也曰誠者可見其出於中心曰終
者可見其不變也不可凌總承勇武剛强不可犯
而言也此六句乃表國殤在生之素志舊說承上
章棄原野而言其魂神如此恐未是也身既死則
言其巳死矣故上曰首雖離雖之與既二字文勢
亦自不同也神以靈言國殤之死而其神魂必能
威靈而不泯滅也韓退之曰小人身死其鬼不靈
誠哉是言也魂魄則神靈之謂也毅爲鬼雄者謂
毅然爲百鬼之雄傑也此篇三章上二章言士之

敢於爭先敵愾而不畏死末一章又表其出於誠心也惟首雖離而終不悔故能身旣死而神猶靈惟生爲士之先故能死爲鬼之雄也非勇武剛強之至而忠貞節義之積於平日也曷足以當之而不撓哉此古忠臣烈士莫不皆然而非屈子抱忠烈之心者又不能言之曲盡其妙也雖然父母妻子人皆有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也吾每讀出不入兮往不返之句未嘗不三復而悲之後世之爲人臣子者固不可不存此志而爲人君上者尤不可不知此慘也故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耳唐人詩曰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是道也不獨爲人君者不可不知而世之爲將帥者亦不可不知也

禮魂

禮一作祀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俱非是盖魂猶神也禮魂者謂以禮而祭其神也即章首成禮之禮字一作祀者祀與俗礼字相似而訛也盖此篇乃前十篇之亂辭故總以禮魂題之前十篇祭神之時歌以侑觴而每篇歌後當續以此歌也後世不知此篇爲九

歌之亂辭故釋題義者多不明也或曰九歌十篇豈可總爲一亂辭乎曰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王逸九思蓋皆於諸篇之後而總爲一亂辭卽其例也或曰此篇當有亂曰二字而今禮魂二字蓋因此篇之首句有禮字前篇之末句有魂字而傳寫之誤也未知其審姑識其疑而此篇爲亂辭則可以自信而不惑矣讀者細玩此篇之旨而遍考東方朔及二王之作當自得之也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

菊長無絕兮終古

成禮謂祀事將終也會者翕聚之意如前五音繁會展詩會舞之會字會鼓者謂祀事將終而急疾擊鼓翕聚以止之也傳者或已授之於人或人授之於已也芭香草名所以相傳者此物也或曰芭與葩同謂草木之花也亦通代舞者謂更相替代而持香草以舞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也柳子厚詩曰楚舞舊傳芭是也惟其相傳故相代也姱女謂美好之女也猶言孅人姣人佳人美人也倡倡首也蓋歌舞亦必有一人以爲之倡而衆

方隨以和之也王逸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是
矣朱子以女倡二字相連看謂女子爲倡優者非
是享天地山川之神不應用倡優女子況姱女二
字相連騷中往往有之容與從容貌謂有態度也
芭者言持舞之物姱女者言所舞之人容與者言
所舞之善也祀事將終繁然擊鼓一人先倡傳芭
而舞轉相傳授更代而態度亦且容與可觀此禮
之所以成也古語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此
蓋錯舉四時之物以見寒暑之變遷也舊註謂春
祀以蘭秋祀以菊即所傳之芭也非是長無絕謂

祀事永久不斷也終古見離騷所以申言長無絕之義也即與天地齊壽與日月齊光之意夫春蘭秋菊碁往寒來草木變衰四時代序不知其幾千萬年而神之享此祀事樂此歌舞則與天地相爲永久終古而長不絕也猗與盛哉非眞有功德於民者曷能如是乎或曰今俗行酒有催花擊鼓之戲即傳芭代舞之遺風也

小陸皆一樣問與天
對所此集依問天

楚辭

朱子集註

天問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此篇所問雖或怪妄然其理之可推事之可鑿者尚多有之而舊注之說徒以多識異聞爲功不復能知其所以問之本意與今日所以對之之明法至唐柳宗元始欲質以義理爲之條對然亦學未聞道而誇多衒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間以是讀之常使人不能無遺恨於新注之說則其雜亂不

曰
屈子[illegible]問之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也下二句[illegible]
[illegible]之初老子所謂[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先也
形而上者之謂[illegible]
下者之謂[illegible]
[illegible]

知所得又[illegible]其焉分作其不可闕者而悉以義理正之庶讀者之有補云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遂往也道猶言也上下謂天地也言往古之初未有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而傳道其事乎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莫鄧反闇與暗同又作晻馮皮冰反○冥幽也昭明也謂晝夜也瞢闇言晝夜未分也極窮也馮翼氣浮動之貌淮南子云天地未形馮馮翼翼又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莫知其門此承上問時未有人今何以能窮極而知之乎○右二章四問今答之曰開闢之初其事雖不可知其理則具於吾心固可反求而默識非如傳記雜書謬妄之說必誕若而後傳如柳子之所識也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化叶虎爲反○則闇所謂晝夜之分也時是也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此問謂曰明必有明之者闇必有闇之者是何

其所以然者皆未知其
所從也
知一河而又將將而又
將從沒不已也○明明
者晝而陽也晦晦者夜
而陰也上二句本以晝
而明明夜而晦晦而明
將遞代不已果將何所
營於乎下二句又推本
上二句而言之耳○三
合古本作參謂陰陽二氣
參錯會合陰陽之氣物果
何所本始而亦化乎哉
渾之說亦非獨朱子離
以理釋天字於屈子只
言陰陽三合而原無天
字理字在內王以天地
人釋之亦非非無未誤
究本文之旨也況三字
乃對上數句人陰陽三
與參何以能兼？其
說也○招魂日長見
首參與三同析子勤字
說明是于鄉字而日參差
已

物之所爲乎陰也陽也天也三者之合何者爲本何者爲化乎今荅之曰天地之化陰陽而已一動一靜一晦一朔一往一來一寒一暑皆陰陽之所爲而非有爲之者也然穀梁言天而不以地對則所謂天者理而已矣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爲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爲之化焉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正謂此也然所謂太極亦曰理而已矣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圜與圓同度待洛反○圜謂天形之圓也則法也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斡一作筦並音管顏師古云俗音烏括反非也焉於虔切稀內並同加叶音基又如字虧如字又叶苦家反○斡說文曰轂端沓則是車轂之內以金爲筦而受軸者也維繫物之縻也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蓋凡物之運者其轂必有所繫然後軸有所加

邵子之說固是不知天地自相依附之外又何所倚附耶無涯者亦且無地來從以理求不能使人知然也非獨不能使人昭然吾恐宋儒能言之於口而又未能超出乾坤之外以親見之又安能豁然於心也況孔子未嘗一言以及於此亦以其不可論也從未動以理斷之

故問此天之斡維繫於何所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以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故又問八柱何所當値東南何虧斷關乎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放上聲屬音注數所句反○九天即所謂圜則九重者際邊也放至也屬附也隅所也○右三章六問今答之曰或問乎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詳味此言屈子所問昭然若發矇矣但天之形元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後左將旦則自後升而遂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

所以超然於心者亦云爾已矣

日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豈有營度而造作之者先以斡維繫於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定位哉且曰其氣無涯則其邊際放屬隅限多少固無得而言者亦不待辨說而可知其妄矣東南之野乃專以地形言之初無預乎天也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沓徒合反分叶敷因反屬之欲反○沓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陳列也言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陳列也○上章所問天何所沓所屬并地而言此所問乃爲天地相接之處何所沓也今答之曰天周地外其說見上矣非沓乎地之上也十二云者自子至亥十二辰也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

天之鶉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而合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以遶地而唯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皆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自有次第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湯音陽一作暘汜音似上聲○次舍也汜水涯也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即蒙汜也○此問一日之間日行幾里乎荅之曰湯谷蒙汜固無其所然日月出水乃昇於天乃其西下又入於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而所行里數曆家以為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什之一焉

夜光何

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菟一作兎與兎同○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乎荅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月漸遠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卽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于東而翹日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一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菟在腹之問則世俗桂樹蛙兎之傳其惑久矣

此上十段皆問天道

女岐一段疑錯簡在

或者以爲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夫音扶強巨良反在叶音紫○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惠順也惠氣謂和氣也○此章所問三事今答之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天下之氣亦一而已而有逆順之或異夫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疑體於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形於造化之後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則又不可以先後言矣此理之變也女岐之事無所經見無以考其實然以理之變而觀之則恐其或有是也但此篇下文復有女岐易首之問則又未知其果如何耳釋氏書有九子母之說疑即謂此然益荒無所考矣惠者氣之順也厲者氣之逆也以此強暴傷人故爲之名字以著其惡耳初非實有是人也氣之流行克塞宇宙其爲順逆有以天時木土之所値有以人事物情之所感變不同亦未嘗有定在也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

此此篇雖無次第
頗有條理非漫然而
亂道也

宿未旦曜靈安藏闔胡臘反明叶音芒宿音秀藏與藏同○闔閉戶也闢開戶也陰闔而晦陽闢而明角亢東方星旦明也曜靈日也○此問何所闔而為晦何所闢而為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答曰晦明之問前屢發之其入亦陰陽消息之所為耳陽息而闢則日出而明陰消而闔則日入而晴又何疑乎角宿固為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不常在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旦則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汩音骨師一作鯀非是或上句不字上有鯀字尚叶音常曰一作荅行叶戶郎反○鯀事見尚書汩治也鴻大水也所衆也尚舉也僉衆也課試也○問鯀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堯知其不能而衆人以為無憂堯何不且小試之而遷行其說也荅曰鯀之才可任治水嘗特無過之者故衆舉之堯則固知其方命圮族而不可用矣四岳又請姑且試之故堯不得已而用之耳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鴟處脂反聽叶

乎聲○鴟龜事無所見舊說謂鮌死爲鴟龜所食鮌何以聽而不爭乎特以意言之耳詳其文勢與下文應能相類似謂鮌聽鴟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然若且順彼之欲未必不能成功舜何以遽刑之乎然若此類無稽之談亦無足荅矣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一無山字施叶所加反又如字一作弛腹一作復筆力反何下一有故字一作化叶虎爲反又音摩○永長也遏猶禁止也羽山在東海中施謂刑役之也左傳曰乃施邢侯此也問羽山功不成何但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鮌子也腹鮌之抱也詩曰出入腹我○此又問禹自少小習見鮌之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乎荅曰舜之四罪皆未省殺也程子以爲書云殛死猶言貶死耳蓋聖人用刑之寬例如此非獨於鮌爲然也若禹之聖德則其所禀於天者清明而純粹豈習於不善所能變乎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纂作管反緒音敘○纂集也緒絲端也此問禹能纂代鮌之遺業而成父功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如此乎荅曰

此言鯀禹凡據之事

二句斷上二節言鯀逆水性而敗於治息接文何所營而爲殛

鯀禹治水之不同事見洪範蓋鯀不順五行之性築隄以障洞下之水故無成禹則順水之性而導之使下故有功書所謂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孟子所謂禹之行水得水之道而行其所無事是也程子曰今河北有鯀隄而無禹隄亦一証也

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泉疑當作淵唐本避諱而改之也窴與填同則一作州墳叶數連反一作傎非是○洪泉即洪水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圜則也墳土之高者也○此問洪水氾濫禹何用窴塞而平之九州之域何以出其土而高之乎答曰禹之治水行之而已無事於窴也水既下流則平土自高而可宅可田矣若曰必窴之而后平則是使禹復爲鯀而父子爲戮矣柳子對曰行鴻下隤厥丘乃降焉填絕淵然後夷於土此言是也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一作河海應龍何畫何歷失韻非是畫音或歷叶音勒○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也柳子對曰胡聖爲不足反謀龍知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此言得之矣

鯀何所

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馮皮膺似墜一作地
一無以字。○鯀禹事已見上六章此不復答舊說康
回共工名也馮盛滿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
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而天傾西北日
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此亦無稽
之言不荅可也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安一
作何錯七故反洿音戶舊音烏非是○錯置也洿深
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此章三問今
荅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洿衆流之會
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
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
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
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
不知何時已而不匱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
充土匯而濁濁清清墳墟滲漉滲渭而升充融有餘
泄漏復行焉運激激又何盈焉三子之言迺相祖述
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
東而復逝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

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 墮一作隋也一作墮音妥又徒禾反○脩長也墮狹而長也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既處所餘又計多少也答曰地之形量固當有窮但不非人力所能遍歷筭術所能推知而書傳所說又不足知唯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原於歷筭若有據依然非專言地之廣狹也柳對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縣音玄一作玄非是尻與居同在見上○崑崙縣圃見騷經崑崙據水經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非妄言也但縣圃增城高廣之度諸怪妄說不可信耳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辟與闢同一作闢一作開○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法有數其西北隅開門以

此四句乃斷之之詞學子[illegible]以具世俗之[illegible]乃引此章所問者是兒戲之語何其不知之甚耶

[illegible]能言之獸飛鳥何獸能言者食[illegible]亦可以[illegible]獸亦可[illegible]食[illegible]猩猩[illegible]今[illegible]見[illegible]之言謂[illegible]獸而能人言者乎諸家[illegible]以猩猩釋之不及[illegible]非是

納不周之風今不敢信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照叶之浩反揚一作陽○舊注以爲天之西北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其有日處日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也夫日光彌天其行匝地固無不到之處此章所問尤是兒戲之語不足荅也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荅曰南方日近而陽盛故多暖北方日遠而陰盛故多寒今以越之南燕之北觀之已自可驗則愈遠愈偏而有冬煖夏寒之所不足怪矣石林未詳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南方山中有之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虬或在能字上以韻叶之非是○虬見上餘未詳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虺許偉反儵與倏同在叶音紫死一作老此以首叶守以在叶死作老非是○虺蛇屬爾雅云傅三寸首大如擘虺忽急疾貌招魂說南方之害雄虺九首往來儵忽正謂此也不死之人則山海經淮南子屢言之固未可信然俗傳山中有人年老不死子孫藏之雞窠之中

此上疑近俗所傳會彼羿之妻而附之也

者亦或有之不足怪也長人則國語所謂防風氏守封禺之山若山今在湖州武康縣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蓱一作菲枲相里反靈一作一大一作骨○靡蓱未詳何物九衢言其枝九出耳山海經有四衢五衢之語是也枲麻之有子者山海經云浮山有草其葉如枲又云南海內有巴蛇身長百尋其色清黃赤黑食象三年而出其骨注云南方蚺蛇亦吞鹿消盡乃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亦此類也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趾一作止止一作阯在見上○黑水三危皆見禹貢玄趾未詳素問曰眞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至人益其壽命而強亦歸於眞人聖人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鯪音陵一作陵鬿音祈堆多回反彃一作斃說文云彃射也音畢作彈者字誤也鳥揶云常作鳥○鯪魚鯉也一云陵鯉也有四足形似鼉而短小出南方山海經曰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北號山有鳥

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鬿雀食人踔射也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春秋元命苞三足烏者陽精也柳云山海經曰大澤方千里羣烏之所生及所解於天子傳曰北至聽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舊說非是按今雖唆經人所共識其餘則有無不可知而踔日之說尤怪妄不足辯解羽如柳說則別是一事然如舊說爲日中之焉而借解羽二字以問於義亦通顧亦無足辯耶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句絕焉

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功叶音光土下或行四字洪云或并無四方二字今按下土方蓋用商頌語四字之衍明甚然若并無二字則又無韻矣焉一作安一之字在山字下嵞一作涂音塗此問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下土四方當作之時焉得彼嵞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乎書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塗山在壽春東北濠州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

味而快鼂飽一本嗜下有欲字一本快下有一字一本爲作維不作欲鼂一作晁一作朝並陟遲反飽與繼叶疑有備音○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爲身立繼嗣也下二句未詳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蠥一作孽一作嶭並魚列反○益禹賢臣也作爲也后君也離遭也蠥憂也舊說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也於是有扈不服啓遂與之大戰於甘故曰離蠥問啓何以能思惟所憂而能代益伐扈以達拘執之嫌乎舊說如此未知是否不敢荅也

皆歸䠶鞫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䠶一作射鞫一作鞠音菊降叶胡攻反○此章之義未詳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歌叶巨依反地叶音低一作墬○棘賓商未詳九辯九歌已見騷經竊疑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蓋其意本謂啓夢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如列子史記所言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而聞鈞天廣樂九

奏萬舞之類耳屠母疑亦謂淮南所說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見漢書注覓地即化石也此皆流妄不足論但恐文義當如此耳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胡下一有羿字非是䠶一作射食亦反下同妻七計反○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弑夏后相者也革更也孽憂也言夏道爲萬民憂患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雒水神虙妃交亦妄言也

馮珧利決封豨是䠶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馮音憑珧音遙豨虛豈反䠶叶時若反蒸一作烝○馮滿也言引滿也珧弓名也小雅弓以蜃者謂之珧珧蜃甲也射禮有決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尤不順羿之所爲也抑子對曰以夸夫快殺非孫以意飽饕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合舌喉而濫厥福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

之躲萆而交吞揆之浞士角反謀叶謨悲反一無萃字○寒浞見騷經眩惑也爰於也言浞娶於純孤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躲華禮所謂貫革之躲左傳所謂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者言有力也吞滅也揆謀度也言何羿之躲藝勇力而其衆乃交進而吞謀之乎此即騷經所謂浞遊佚敢而乱流鮮終者也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化下一有而字○此章似又言鮌事然羽山東裔而此云西征巳不可曉或謂越岩墮死亦無明文左傳言鮌化爲黃熊國語作黃能按能獸名能三足鱉也說者曰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鱉也說文又云能熊屬足似鹿蓋不可曉或云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鱉爲膳豈鮌化爲二物乎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脩盈秬音巨莆一作黃雚音丸一作藿○拒黍黑黍也說文黍禾屬而黏也莆疑即蒲字蒲水草可以作席雚亂也與萑同左氏云萑苻之澤是也餘未詳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

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茀音拂得下一有失字從即容反喪息浪反○舊注引列仙傳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僑之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事極鄙妄不足復論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蓱一作荓一作萍音瓶號胡刀反撰雛免反脅虛業反體下一有叶字而鹿字屬下句又無以字一作何鹿以膺之○舊說蓱蓱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又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此章大抵荒誕無說今亦不論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鼇音敖戴一作載抃音弁一音拚安叶一先反○鼇大龜也擊手曰抃舊注引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事亦見列子下二句未詳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

以逢殆澆五吊反嫂叶音叟易上一有隕字殆叶當以反上一有天字一有大字○澆浞之子也舊說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顛倒也隕墜也女歧澆嫂也言女歧與澆淫泆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為澆因斷之故言易首不知何据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斟職深反取此苟反○湯與上句過澆下句斟尋事不相涉疑本康字之誤謂少康也斟尋國名也杜預云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為澆所滅其子少康為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旅謂一旅五百人也覆舟言夏后相已傾覆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叶得徒力反妹音末一作末嬉音喜一作喜殛一作極○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因此肆其情意故為湯所殛放之南巢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鱞古

頑反叶音矜○閔憂也無妻曰鰥姚舜姓也問舜孝如此父何以不爲娶乎堯妻舜而不告其父舜二女何自而與之相親乎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也以君治之而已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意古億字亦作億 璜音黃○意度也論語曰億則屢中璜美玉也成重也言賢者預見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非虛億也紂作象著而箕子歎預知象著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媧古華反匠一作匹非是○舊說伏羲始畫八卦脩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誰開導而尊尚之乎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上句無伏羲字不可知下句則惟甚而不足論矣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一作何得肆其犬豕 豕一作體○服事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肆其犬豕

之心燒𢙢浚升然舜爲天子卒不誅象何耶說見下眩弟章吳獲迄古南嶽是止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迄許訖反去一作夫〇此章未詳舊注以兩男子爲大伯虞仲未知是否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一無夏字喪去聲一作宦〇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脩玉鼎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爲相承用其謀而伐夏桀終以滅桀也此即孟子所辯割烹要湯之說蓋戰國游士謬妄之言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乃一作力一作之力摯如字即說叶悅摯音哲即說音悅〇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條鳴條也黎衆也言湯觀風俗而逢伊尹遂用其謀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天下衆民大喜悅也致罰即湯誥所謂致天之罰也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臺叶徒其反臺下或有帝字嚳苦篤反貽一作詒喜叶音嬉一作喜喜叶音基一作善非是〇簡狄帝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可

牧牧與有扈戰於斯
以後有扈作牧豎之
人而出於夜於牖
牧豎者出非有扈
此啓善用以繼天下
以扈之啓設用其替
牧有扈子孫遂為牧
豎云遂淫哉

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別生契也事見商頌說見女歧章該秉季德厥父是臧朝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此章未詳諸說亦異補曰言啓能承禹之德而禹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爲牧豎也詳此該字恐是啓字字形相似也但牧夫牛羊未有據而其文勢似啟反爲扈所弊不可考也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懷叶胡威反平脅一作受平曼音万○干盾也協合也時是也言舜以干羽合是舞於兩階何以懷有苗而格之也下句未詳舊說云平脅曼膚肥澤之貌言紂爲無道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何反肥盛若此乎二事不相似時相去又遠未知其果然否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豎臣庾反命何一作何所○豎童僕之未冠者舊說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命何所從出乎此亦無所據而牧豎之說又與上章相表裏未詳其說恒秉季德焉

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朴匹角反一云平豆反無樸音牛叶魚奇反來叶力之反○舊說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出獵而得大牛之瑞其往獵也不但馳驅往來而已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惠祿於百姓也此篇言秉季德者再而其說不同如此蓋本文已不可考而說者又妄解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遵一作循有一作佚○舊說人循闇微之道爲戎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謂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今詳其說上一句迂曲難解下事亦無所据補引列女傳陳辨女事又無負子肆情之意要皆不足論也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害一作實兄叶虛良反而一在嗣字下○眩弟或惑亂之弟也問何象欲殺舜變化作詐而舜爲天子反封象於有庳使其後嗣子孫長爲諸侯乎孟子云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封之有庳富

貴之也知此則知其說矣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莘所巾反得叶徒力反○有莘國名極至也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至於有莘乞句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謂此也然以孟子觀之則為此說者妄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一無彼字惡烏路反婦叶芳尾反○舊說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姙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無顧居無幾何臼竈中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其從木中出明以送女謬妄甚明不必辨也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辠古罪字尤叶於其反挑徒了反○重泉地名在馮翊郃史記所謂夏臺也言桀拘湯於此而復出之湯既得出遂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是誰使桀先拘湯以挑之乎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

飛孰使萃之會鼂爭盟一作會鼂請盟音已見上萃一作會○舊說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行師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令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下二句不可曉注云蒼鳥鷹也言將帥勇猛如鷹鳥群飛惟武王能聚之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是也未知是否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列一作到非是躬一作射非是一無何字定一作足屬上句非是一無之以二字施叶所加反若如字即下何叶音矣反一作及○叔旦武王弟周公也嘉善也揆度也猶言帝度其心發武王名史記言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之旗此所謂列擊紂躬也然未見周公不喜與其咨嗟以揆武王使定周命之事蓋當時猶有其傳而今失之也此問

周公既不喜列擊紂躬何爲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蓋周公但不喜親斬紂頭之事耳固未嘗不欲定周之命而王天天下以傳子孫也後四句不可曉似謂天既授殷以天下而令亡之使其位何所施耶蓋惟反其所以成者是以至於滅亡而其爲罪果何事耶但語意太簡未有以見其必然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行叶戶郎反○爭遣伐器謂秦誓言羣后以師畢會也並驅擊翼謂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言武王之軍人人樂戰並驅而進之也問此二者何以使此然耶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底音指○昭后成王孫昭王瑕也成猶遂也底至也昭王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沈之遂不還也杜預云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白雉事無所見舊注謂周公時越裳氏嘗獻之昭王德不能致而欲親往逢迎之亦恐未必然也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梅芒改反字從手或從木或從王者皆非也周上一有爲字○方言云梅貪也賈生

所謂品庶每生是也巧梅言巧於貪求也史記曰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環旋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妖夫曳衒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以衒熒絹反○褒姒周幽王之嬖妾也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糈而告之龍亡而觀之漦在櫝而藏之傳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爲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女懼而棄之先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相牽引行賣是器於市者以爲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爲褒姒幽王惑而愛之爲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以爲后遂爲申侯犬戎所殺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佑叶於忌反合一作會殺音弑一作弒○反側言無常也九糾通用卒終也齊桓公任管仲九

可

合諸侯一正天下任竪刀易牙諸子相攻死不得斂虫流出戶與見殺無異 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反側罰佑不常皆其所自取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惡烏路反諂一作調服叶蒲北反○惑紂者內則妲己外則飛廉惡來之徒也服服事也言紂憎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專用讒諂之人也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一作巧非是封叶孚音反之一作金○此言紂之惡輔弼而用讒諂也比干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而剖其心雷開佞人也何順於紂紂乃賜之金玉而封爵之也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梅音浼詳音佯一作佯○方術也梅伯紂諸侯也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菹醢其身箕子見之欲去不忍遂被髮詳狂而爲奴二人德同而術異也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竺一作篤燠音郁一作燠非是一無何下二之字○元大也稷帝嚳之子棄也帝郎嚳也竺義未詳

或曰厚也或曰篤也皆未安稷事見詩大雅及史記曰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說而踐之遂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姜嫄以無父而生棄之於氷上有鳥以翼覆薦温之以爲神乃取而養之詩曰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既是元子則帝當愛之矣何爲而竺之耶棄之氷上則人惡之矣鳥何爲而燠之耶以此言之則竺字當爲天祝予之祝或爲天夭是椓之椓以聲近而訛耳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挾一作扶驚一作敬切一作功○馮引弓持滿也其它文多不可曉注以爲后稷補以爲武王未知孰是今之姑闕之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号一作號○伯昌謂周文王好爲西伯而名昌也號衰號令於殷世衰微之際也秉鞭策牧者之事也言服事殷而爲之執鞭以作六州之牧也徹通也岐社大王所立岐周之社也武王既有殷國遂通岐周之社於天下以爲大社也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

言大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問何

何可[illegible]能使其民依何而蹉之惑婦謂妲己也問有
何事可譏乎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
以不救告叶古后反帝下一有之字○西伯文王也
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
於上帝帝乃親致紂之罪
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
聲后何喜識與志同喜叶許寄反○師望太師呂望
謂太公也昌文王也言太公在肆而屠
文王何以識知之乎后亦謂文王也呂望鼓刀在列
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
王喜載與俱歸此問何但問其鼓刀之聲而親往問
之乎然此與獵於渭濱而得太公之說不同蓋當時
好事者之言猶伊尹負鼎百里自鬻之比惜乎孟子
時無淵者不得并拊擊之也然則其問亦不足答矣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悒音邑○言武
王發欲誅殷紂
何所悒悒而不能久忍遂載文王之柩於軍中以會
戰何所急而然也此亦當時傳聞之語故爲伯夷扣

馬之詞亦有父死不葬之云與此皆誤也**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一無何字墜巳見上○舊注以此為晉太子申生之事未知是否**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言皇天集祿命以與王者何不常有以戒之而使至於危亡乎王者既受天之禮命而王天下天又何為使它姓代之乎其警戒之意至深切矣**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一卒作卒○言湯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為疑承輔與也官如官卿之適之官言終使湯為天子尊其先人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也**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嚴叶五郎反詩殷武篇有此例○勳功也闔吳王闔廬也夢闔廬祖父壽夢也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夷末卒當傳弟季札季札不受夷末之子王僚立闔廬以為吳之長子次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為吳王以伍子胥為將破楚入郢

中央伯州牧長也
后妃也
采薇故國而得禄以
出奔兄以兩禍北亦
作是之可詰者也

是能[illegible]其[illegible]勝功武而[illegible]以成也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饗叶虛良反長上聲叶從字○彭鏗彭祖也舊說鏗好和滋味進雉羹於堯堯饗之而錫以壽考至八百歲莊子以爲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是也但此中本謂上帝已爲妄說而舊注以爲堯又妄之尤也

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牧一作收一作牧蠭音風一作蠭一作蠭非是蛾古蟻字一作蟻○此章之義未詳當闕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祐叶於忌反○此章未詳亦當闕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噬音誓兩音亮○舊注以此爲秦公子鍼之事然與左傳不同未知是否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此下皆不可曉今闕其義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長下一有先字非是自此至篇終皆隔句叶韻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悟一作寤

過而望賢于逆而從忠名背其理之反者也

此上疑有缺文○吳光作亂故[illegible]之[illegible]年爲[illegible]五年矣乃曰未知君而死忍非[illegible]楚成王之子[illegible]立三年爲叔公子閭所弒[illegible]曰[illegible]放○楚人[illegible]未成君而死曰堵敖楚文王兄也今[illegible]王[illegible]敖之不[illegible]死[illegible]之

更音庚一無我字非是言叶音銀勝叶音商○吳光郎闔閭也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

爰出子文

環穿自閭社丘陵七字一作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十二字○子文楚令尹闘穀於菟也左傳曰若敖娶於䢵生闘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夫子稱其忠事見論語它則不可曉矣

吾告堵敖以不長

楚人謂未知君而死者曰敖堵敖者楚文王子成王兄也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試一作識予音與一作與彰一作

二句言堵敖以不長[illegible]既殺兄自[illegible]以忠名之者故屈子推而問之詩宜以成王有放而殺也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非予自問自予自取也[illegible]此乃[illegible]上君也凡既[illegible]乃[illegible]矣故曰試上惟殺其兄堵敖自立其後欲殺太子商臣立職太子恐[illegible]至于欲食熊蹯而死不聽自立爲王[illegible]豈非天道好還也哉

[illegible]……者因併及之

天問註跋

不肖夙遭閔凶甫離襁褓先人即捐館舍氿然在疚無所知識於凡手澤零落殆盡及不肖稍長或撿之殘楮敗簏之内或索之親友收藏之處如李杜律註自著遺稿已貴洛陽之紙惟楚辭一部更為先人所醉心者其考核精詳疏解縝密超出諸

家之上柰天問之註為近屬輩藏匿欲揜沒先人之善懸之國門不肖以犬馬之齒漸長此書不公之於世則先人半生精力終為他輩射利真可痛惜故從之祈求不啻再三卒匿其稿不付剞劂亦何忍哉痛惟先人以不世出之才時命不偶未能覲國之光文明天下白賁丘園中道摧折所借以不朽者惟此著述之書少酧未竟之志即不肖罔極之思欲報涓埃亦賴此耳今為斯人殘缺則其罪何减於祖龍之焰也耶不肖荒謬不敢妄補謹將示解之書徵有字句在於朱註之旁令梓之使

讀書因一班而窺全豹耳悲夫屈子不得於君抑鬱無聊託天問以寫忠君愛國之心余先人不得於時雖未嘗掛尺組沾斗祿倘亦忠愛之心有當於屈子而於註中相發明之卒使其泯沒者誰之咎也余何所逃罪哉蒼蒼者天照臨下土豈有攘人之善為已有因而臧其迹天不降之鑒也哉跽而問之天或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

萬曆乙卯年季春朔旦　不肖汪文英百拜泣跋

楚辭天問卷終